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二

温川樂清荡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古樂府小序

詩與樂非二道也形於辭者謂之詩被於聲者謂之樂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唐虞三代之樂尚矣及周之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則樂散矣歷春秋戰國漸至理沒暴秦焚書載籍殘缺樂之本末無所於考漢初雖因秦雅人以制樂其鹵莽滅裂根亦甚矣孝惠二年始立樂府以夏侯寬為樂府令寬之學術未聞有所授受惠帝又不久於在位是以制作無聞焉武帝定郊祀之禮欲為新聲不用舊樂乃仍立

樂府舉司馬相如等為歌詩使李延年協諸律呂而絃歌之故其所歌之辭曲號曰樂府於是樂府之名始著去古雖遠其音調節奏必有諧於律呂者非徒以其辭也若徒以辭詩焉而已樂云乎哉故古詩與樂府析之則二合之則一古之樂府以古曲之名為標題而所詠者則在於他事李白樂府辭固美矣未免泥題稍離古作恐不能依合聲調欲以被管絃諧律呂似亦難矣世衰道微古樂不作不可以是而求於白之一人且古之樂府如天馬等歌則有三言五言或七言體製不一後人効之者則有四言五言或七言如魏武帝之短歌行文帝之善哉行燕歌行與陳思王箜篌引美女篇皆是也白則為三言五言七言以至九言或十一言又因古體而通變之所以尤不一也其

所詠者古今之治亂人物之賢否與夫燕飲之情遊覽之樂皆假樂府之目以發之譏刺諷美意各有所存也體製備而辭義精白之樂府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或疑杜子無樂府謂其少貶於白者曰杜子劉毅之氣有餘而婉柔之辭或不足抑亦深知律呂之難諧不敢輕易捏合以强為耳在杜子必有定見要之不可以是遂多此而少彼也又安知其少者之不為多乎

李詩選註卷之二

李詩選註卷之二

公無渡河

按王僧虔樂錄曰公無渡河行亦曰箜篌行又琴操九引亦曰公無渡河又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有白首狂夫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而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箜篌見下

黃河西来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賦也黃河者河之宗也崑崙山之宗也俱在中國之外西北之地龍門在定襄上郡南桑欽酈道元水經皆云河出崑崙

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泥濁故色黃自積石過燉煌酒泉至龍門凡三千餘里按唐吐谷渾傳太宗時叛掠岷州等地帝命李靖侯君集王道宗討之君集道宗領兵踰蹟破之行空荒之地三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氷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栢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據此則河又在崑崙之西也天台陶九成輟耕録所載與元史畧同皆謂河發源於星宿海所謂星宿川者又恐居於海之下流矣海流而謂川川因海而得名也自古窮河源者至元始得其真蓋元之所統極於河源之地使臣銜命而往無有梗塞故能得其真也〇此為公無渡河之曲言黃河者發源於星宿之海經流於積石之地自西而來衝决崑崙之北趾轉而東行南下燉煌歷酒泉而觸龍門咆哮萬里呑納百川水勢之悍且怒者未有

甚於河者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滔天水勢之大也咨嗟嘆辭書堯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禹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家門不敢入湍水之峻而急者風沙爍壤也可居而可耕者○言河水汎濫其波滔天下民昏墊堯乃命大禹理百川以疏河流禹過家門不敢入啓泣呱呱亦不顧念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於是殺湍流之暴怒堙洪水之橫流順而導之以歸於海水土既平九州之地悉為爍壤民可定居服桑麻之業親稼穡之務矣河害既息人皆得以享其

利而保其壽也
被髮之叟狂而痴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公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掛罥或作掛骨
被髮之叟即子高所見狂夫也惜愛之也罥綰也木玄虛海賦云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掛罥於岑嶅之峯註云言被漂溺死者非一所也箜篌樂器也其狀如瑟二十五絃或二十四絃漢武帝命侯暉造或曰侯調因姓及聲坎坎應節故名坎侯今訛為箜篌又云本鄭衛音以其亡國故號空侯○承上言禹治洪水河流已平人人皆得平土以居均享粒麻之利何獨此叟既狂且痴自罹覆溺之患乎清晨被髮臨流欲渡而不操舟楫欲何為乎是不智者甘自蹈於覆溺也夫自

速其禍者人皆不為之惜惟尓室家眷然相念乃力止之止
而不已公苦渡之是自棄其生也夫虎雖有力則凡力於虎
者可以徒手而搏河之廣矣決不可以徒手而憑也河不可
憑公不自量而果憑之竟至溺死流屍於東海之湄海有長
鯨巨齒潔白狀如雪山公流海湄將以血肉之軀掛齒於長
鯨之齒牙碎若虀粉誠可悲也徒有箜篌寫其室家之情渡
河之叟竟不還矣豈不甚可悲乎

蜀道難

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内有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illegible]蜀道之難〻於上青天

賦也噫吁戲嘆辭也難〻行也難於上青天者言上蜀道而
尤難於上天也〇此白用樂府蜀道難之題而敷其義先之

以發嘆曰噫吁戲者不一嘆而足也曰危曰高者不一辭而止也此二句總序以發端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顛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蠶叢魚鳧皆蜀先君之名也楊林蜀王本記曰蜀王之先名蠶叢及相準魚鳧是時人民椎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四萬八千歲者大約言之無所考也秦塞秦之邉地也蜀在秦之西南與秦為鄰壤太白山隷鳳翔峨眉山在峨眉縣南百里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繞通秦伐蜀取其國號所開路曰金牛天梯者山石之陡處有石級而可

升者也石棧者架板於絶險以通行者也鉤連以鐵索聯繫

棧道也圖経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自興利州至三泉

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偏闌共四萬七千一

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

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

五十里有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

間〇此言蜀自有國以来至秦時乃得通道於中國也夫天

之生民必立之君蠶叢魚鳧蜀之先君開國者也開國以来

以迄于今則有四萬八千餘歳雖與秦而接壤然山川修阻

絶不往来各國其國人烟未嘗得相通也秦塞之外有太白

之山鳥道四百餘里横絶於峨眉之顛盖鳥可度而人不得

以度也秦恵王之時則以金牛欺蜀王蜀使五丁鑿山開道

以迎牛地崩山摧而五丁死矣然後路得稍通架天梯連石棧鉤索貫引匍緣躋攀乃可以與中國相往来也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黄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岩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六龍日御也標山之特起者也高標山名圖経云高標山一名高望山乃嘉定府之名山也蜀都賦云陽烏回翼乎高標逆折水之倒流者也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霰雪嶺上乃入蜀之路蜀都賦九折之坂註云九折坂在漢屬岩道州參井蜀分野星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東井入參一度皆蜀國也井四星在參之足下捫參必歷乎井也宋玉高唐賦股戰脅息註云脅斂也屏氣而息

或曰股脇者即吾身之股脇也懼則股戰勞則脇息古註之義或有未盡○承上言蜀雖有金牛之路可通中國然其險峻終是畏人山標之特起者上碍日車六龍以之而回鑾回川之漩逆者倒折及衝波流盤桓而不去峯巒之高者黃鶴飛而不能度岩崖之險者猿猱欲度而難援青泥之嶺屈曲而上百步之間而有九折左縈右繞出於岩巒之下何峻險也仰逼象緯參可捫而井可歷也脇息歛氣勞亦甚矣以手撫膺坐而長嘆蜀道之難有如此哉

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〻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來

哉

西遊者遊於蜀也蜀地在西故曰西遊砯古厲字也語曰深則厲註云以衣涉水曰厲○此設為問之之詞言蜀道之險如此君遊於此何時還乎畏途之巉岩不可以躋扳遊者宜暫而不宜久但見悲鳥之鳴於古木子規之啼於空山蜀道難行鳥聲悲怨聞者多愁而易老矣其山之高也連峯去天不盈一尺枯松依厓而倒掛湍瀑交流而亂鳴近人亦且畏之況遠道之人乎嗟爾遠人胡為來此自取辛苦與恐懼也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劒地名閣架板以通行者酈道元水經註云小劒去大劒三千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劒閣閣即劒閣之關也守守關者如當時將帥之屬張孟陽劒閣銘云一夫荷戟百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蓋言其險之足恃也錦城圖經云成都郡名也○承上言蜀地之險如此劒閣之間尤為要害若使一人荷戟當關而立雖有萬人亦不敢進是劒閣乃全蜀之門戶得失安危所由係也使守關者苟非朝廷素所親信之人或一旦懷不軌之心據險以叛呼吸之間變為虎狼皆敵國也故至險之地當擇守地之官不可不慎且至險之中又有至毒之物長蛇猛虎吮血殺人尤所當避是錦城之地殷富繁華雖云可樂然倚險則易於為亂毒物又多而傷人宜暫處而不宜久居不如還家之為樂也嗟爾遠方之人

來遊于此者胡不及早而言旋乎
蜀道之難〻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咨嗟嘆辭也○首二句以嘆辭而發其端末二句以嘆辭而
結其意首尾相應而関鍵之密也白此詩極其雄壯而鋪敘
有條起止有法唐詩之絕唱者杜子謂其長句之好蓋亦意
醉而心服之者歟○舊說此詩皆謂其有所指或以為嚴武
與子美或以為章仇兼瓊或以為明皇之幸蜀要之皆為
附會穿鑿並不足據也按太平廣記云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
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讀未
畢稱嘆數四號為謫仙人此說近似以白本傳考之白自蜀
遊山東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名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真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名

見金鑾殿廣記云自蜀至京師者恐誤又云讀蜀道難而稱為謫仙夫史所謂文疑非止此一詩也大抵唐時士之謁名臣大官者多以所作之文投見白見知章出所作文則蜀道難一篇或在其內稱為謫仙非專為此也竒其姿與文而稱之也據此則蜀道難之作在於未見知董之先猶在天寶之初其歲月與前所謂嚴武兼瓊明皇幸蜀俱相隔遠似為不足信也樂府諸篇不必一一求其所指其有所指者辭義明白自有不可掩之實亦不待強為之說若牽合穿鑿為詩家之大病矣

烏夜啼

烏夜啼者清商曲也樂録云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

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妾聞烏夜啼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為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其辭云籠窻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盖道其妾之意也

黄雲城邉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賦也黄雲日將落而雲色黄也啞啞烏聲也○此白為烏夜啼之曲也言城邉雲黄天氣曛矣日將落矣歸烏欲棲飛繞於樹枝之上啞啞然而啼也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秦川秦地也如烟言其細也○承上言烏夜啼之時秦川之女遂在機中織錦聞此烏夜啼隔窻相語停梭不織有懷遠

人遠人不在獨宿孤房凄然而淚下也○按白作烏夜啼之曲不蹈舊事而出新意蓋為樂府之新聲而不拘拘於陳跡也

烏棲曲

按樂錄烏棲曲烏歎三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

賦也姑蘇臺名越絕書云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一名姑胥臺在姑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臺以望湖中夫差因而飾之三年乃成宮妓千人别立春宵宮為長夜飲日與西施為水嬉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有東施家西施施家西施女鄭旦貌甚美史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

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山銜半日將晚也○此烏棲曲也以吳王西施之事言之言吳王築姑蘇之臺立春宵之宮與西施嬉宴於其中日晚烏棲之時而王正在宮中樂西施之歌舞飲酒而醉也吳歌楚舞歡娛未畢日薄西山而又晚矣是言其為樂之無厭也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箭更籌也壺漏水之壺也東方日出也應上山銜半邊日而言也○言吳王與西施醉於姑蘇臺之上烏棲而日晚矣自晚至夜銀箭傳更金壺滴漏〻水多下而夜深矣起看明月月亦墜於江波矣月既落而日將升東方明矣其奈此樂乎哉蓋自晝至夜自夜達旦其樂之荒淫者無厭是也○按白為此詩無有譏刺之辭舊說以為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

正所以刺之也意或得之

戰城南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古辭云戰城南死郭非野不葬烏可食蓋言忠臣義士之能死敵而不顧也後之頌戰功者皆祖述其意以為歌曲故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東流言克魯山城也非齊曰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下也後周曰克沙苑言太祖俘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脫身而遁也乃一曲隨事而異其名耳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

賦也桒乾地名古有大桒因以得名地志代郡有桒乾縣今
在北直隷易州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
高大生葱故曰葱嶺水經曰河水南入葱嶺山河嶺相會處
故曰葱河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唐書天寶元年王
忠嗣北討奚契丹戰桒乾三遇三克耀武漠北李嗣業傳初
討勃律通道葱嶺洗兵者戰罷而洗其兵器以休士卒放馬
以就牧也條支國名臨西海九域志安西都護府領條支月
支部落漢武帝紀註天山在唐高州交河郡即祁連山也匈
奴謂天為祁連天山冬夏有雪唐制北庭節度防突厥統攝
天山伊吾瀚海三軍○此白以古戰城南之曲而言當時伐
夷狄之事謂吾朝廷用兵開邊去年之討奚契丹也大將王
忠嗣戰于桒乾河之源三遇三克耀武而還今年之討勃律

也大將李嗣業戰于葱嶺河水之西威行絶域其戰勝也則洗兵於條支海上之波放馬於天山雪中之草覆王庭以致討度沙漠而成功自吾中國至彼天山徑行萬里之遥勤兵於不毛之地連年從征三軍不覺衰老矣

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

殺戮則傷人耕作所以養人也白骨由殺戮而多沙田乃耕作之地避者退守其地而防其侵暴也城長城也起自遼東而西至臨洮緣山並河以為塞烽火者邊方塞上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苓以薪草置其中冦至則然以相告○言匈奴之俗不務稼穡專一取給於刼掠則以殺戮為[illegible]作故不見黍稷之盈疇而但見白骨滿乎黃沙之田也且秦時

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不過欲避胡人之害且避之而不可得至於漢時又有烽火之然匈奴爲中國之患者何時而已乎

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

野戰〻于野也以手搏物曰格持械相敵曰鬬敗馬戰敗之馬也塗汚也塗草莽者猶言肝腦之塗地也空爾爲言其無所用也〇承上言秦漢以來匈奴數爲邊患用兵雖有勝負然而烽火不息戰爭猶未已也格鬬死傷敗馬悲鳴烏鳶啄人之腸銜掛於枯樹之枝則肝腦塗地而流血被于原野辱國喪師莫此爲甚矣夫士卒者將帥之股肱將帥者士卒之司命也敗而至此爲將帥者亦何爲乎不過擁虛器竊高爵

而已又何益於成敗乎所以致匈奴之驁桀而流毒於中國
者罪有攸歸矣
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太公六韜曰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白用其辭而
少變之耳○承上言匈奴久為中國之患漢唐以來用兵征
戰雖有勝負而邊民終受其害所以聖王禦戎之策必以守
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是知兵乃凶器聖王不得已而始用
之豈肯無故開邊啟釁以殘吾中國之赤子乎○按開元天
寶間上好邊功征伐不已王忠嗣李嗣業輩雖得小勝而所
失亦多自此邊釁一開而中國疲耗卒名安史之亂乘輿播
遷而宗廟丘墟由明皇之喜大誇功而不能以自戢也白可
謂有先見之智者矣孰云白為真狂者哉

將進酒

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岳殄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唐時遺音尚存太白因之以叙宴會之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

興也自天來言其高也得意猶適意也黃河註見前公無渡河下○白與岑參等同飲酒而以古曲之名歌其燕飲之樂言黃河之水自天而來奔流到海無有回波豈惟河水為然

哉人生歲月之云邁一去而不可回者亦猶是也故鏡中之髮朝如青絲而暮如白雪既白而不復青者與彼河水何以異哉人生易老如此安可不及時而為歡乎當得意之時或遇良朋而逢美景須飲酒以相樂不可使金尊之空對乎明月也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千金〻數也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其不言黃者一金為萬錢也周制一斤為一金秦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四兩也漢以一斤為一金權衡輕重不同物價之貴賤異宜故名數之不一也萬錢今直白金十五兩岑夫子岑參也杜

云岑生多新句性亦好杯酌又云岑參兄弟皆好奇乃李杜
詩酒之友也丹丘生即元丹丘也白嘗為其作詩序曲即將
進酒之曲也側耳專聽也○承上言人生易老須當飲酒以
盡其歡天生我材豈無用乎千金之產散而復來是天以財
而養我也天既以財而養我〻又安可以有無自計同於愚
賤之惜費者乎須置饌買酒以為樂一飲而盡三百之杯醉
而後已斯可也飲必相知而後為樂與我相知而可同飲者
抑何人歟乃岑參之夫子也丹丘之元生也進酒於君〻毋
停杯我將為君而歌此將進酒之曲君須為我側耳而聽此
曲乃漢短簫之鐃歌也晉魏以来或以頌君德或以訴鐵功
音調節奏殊為可聽我將歌之以侑杯酌可以使人感慨於
古今知英雄富貴之不足恃誠不如飲酒之為真樂也君豈

不側耳而一聽乎

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来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将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鍾鼓樂器也饌玉饌之至美者也鍾鼓饌玉富貴者之燕也陳王子建也平樂觀名在東都洛陽子建名都篇云歸来燕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錢數也漢以萬錢為一金五花者馬之毛色也杜云五花散作雲滿身亦言其毛色之美也千金裘〻之貴者也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承上言我為君而歌此將進酒之曲請君側耳而聽者鍾鼓饌玉雖極富貴之態不過一時之驕奢而已

矣何足貴乎吾所不願也惟願長醉而不願醒終日昏々陶然身世兩忘之爲愈也且自古以來雖聖賢之人能建功而立業者今皆寂寞而無聞矣惟有飲者能留其名於後世々雖久而名不泯也何必拘々於事功乎昔者陳思王曹子建遊於洛陽而宴于平樂之觀美酒一斗其直十千費雖廣而不吝恣其歡樂而已矣吾與爾曹今得同飲於此當以古人爲法爲主人者何爲自言其錢之少不及十千之貫而缺此斗酒乎吾當與爾有無相通直須沽酒對酌君勿以主人錢少而遽已也我有五花之馬又有千金之裘價雖貴重亦不自惜呼兒將去以換美酒同銷萬古之愁以罄一日之歡又烏可以爾之錢少而遽已乎○按將進酒之曲古人皆以頌武功美君德白借其題以言目前燕飲之樂用其名而不述

其義時出新意如化工生物於枯根朽枿而發鮮葩白之材殆所謂天授者歟

行行且遊獵篇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髇

賦也一字之書極言書之至小者也趫善走也胡馬秋肥者胡地至秋草黃而馬肥也趙充國云秋馬肥變必起宜白山名在龜茲國土都所居本名白山曰宜者言在北也影日影也曹子建七發曰忽躡影而輕騖矜驕者馬肥而思騰躍若矜驕也鞘鞭鞘也滿月者引弓滿而如月之圓也鶬鳥也迸散也雙鶬迸落言中必疊雙也列子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

雙鶬於青雲之際飛鶻鳴鏑也○此樂府征戍十五曲之較獵曲也言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强故邊城之壯兒不務讀書專事遊獵以便疾而相誇當胡馬秋肥之時則騎馬揮鞭乘醉呼鷹出於遠郊驅騁以從獵也弓如滿月射而必中〻〻必疊雙鳴鏑相連而雙鶬迸落於青雲之上也邊城壯兒習於遊獵而射藝之精有如此者

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辟易開張也言開張而失其故處也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沙磧唐書音義云水中有石曰磧入匈奴界有沙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言邊城之兒遊獵輕趫如此傍觀之人皆為辟易其猛氣英風振動沙磧夷狄見之亦當

畏避此皆遊俠之人也雖不識字而意氣揚揚之自得如此彼儒生之窮經者白首下帷不免貧困復何益乎五谷不熟不如稊稗之有秋矣

飛龍引

黄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黄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

賦也史記黄帝来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帝帝乘龍而上昇後宮群臣從者七十餘人後世名其處曰鼎湖仙經云丹砂為黄金服之昇仙太清見古風第二首○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也白則以黄帝鼎湖之事言之言黄帝来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鍊丹砂成黄金以為不死之藥黄帝服之得道上昇遊於太清之

上居於紫皇之宮望之而不可及也但見雲愁海思令人嗟
嘆而已矣

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
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綵女〻之有顏色者即後宮之相從者也縱體無拘束也鑾
和鸞車鈴也效鸞鳥之聲故曰鸞〻之雌者曰和黃帝姓公
孫始作車故曰軒轅以土德王故號黃帝○言黃帝後宮之
女色艷如花從黃帝騎龍以上天也則飄然而輕舉揮手於
紫霞之上乘風御雲車遨遊於青天之中脫塵世之囂喧得
長生而不死其為樂也何可言哉○按飛龍引者本為樂府
魚龍之曲白則以黃帝之事言之蓋亦不泥於陳迹而自出
乎新意也

天馬歌

天馬來出月氐窟背爲虎脊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

賦也天馬者即漢志所謂大宛國渥洼之神馬也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閒後爲單于所破乃遠去大宛故謂渥洼爲月氐窟也天馬歌曰驊騮騏驥虎脊龍文鬉馬首之鬉也在頸曰鬉蘭筋者一筋從玄中出號曰蘭筋玄中目上陷如井字也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滅沒者言不可以形像相也伯樂曰良馬可以筋骨相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失若亡若此者皆絕塵弭轍天馬歌曰天馬來逝崑崙又曰天馬來從西極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越神行電邁速也李尤七

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莫若益野勝駒也恍惚即所謂若滅若沒之意言不可以爲象也（一）天馬歌者古樂府東馬六曲之一也白攸之而爲此詩首言其馬所生之異乃產於月支之國渥洼水中其背如虎脊之文其骨如龍翼之張嘶則徹乎青雲而振動其緑髮筋出玄中而精權奇是天下之良馬也形影迅速若滅若沒絕塵弭轍似不可以爲象也騰乎崑崙來從西極涉流沙而循東道經萬里而入中國曾無一蹶之虞雞鳴而起方刷於幽燕之地及至晡時已秣於荊越之鄉不終日而周乎南北過都歷塊恍惚之間如神之行如電之速也

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朱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

白壁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

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太白之星有光耀也臆胸也安驥書曰雙鳬胸言胸前兩邊肉如鳬鳥之欲向上也流星直也傅玄乘輿馬賦曰尾如植髮亦言其直也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註曰翻車設機以引水渴烏為曲筒氣接水上謂馬之昂首如渴烏之狀也或曰烏之渴者飲水而燕必昂其首馬之前仰後俯狀亦如渴烏也伯樂相馬經曰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赤即紅光也汗溝在前胸髀間赭白馬賦曰汗溝走血天馬歌曰霑赤汗注云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曰朱曰赤皆血也六龍者天子之馬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故天子駕車之馬曰六龍天衢即皇都也九區九州也如山言其多也紫燕古良馬也愚鈍也

猶人之賢者謂不賢者為愚也○言是天馬之駿也驕嘶而趨有如飛龍目如長庚臆若雙鳧尾如流星首如渴烏口中亦而汗溝朱曾駕天子之車行於天衢之上金羈絡月照耀皇都俊逸之氣凌乎九州是馬也乃無價之物也雖有白璧如山之多安可沽耶回笑紫燕尚在後塵困頓愚鈍安敢與之並駕而齊驅乎

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之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

大車曰軒君軒天子之車也駷馬搖銜走也矯矯首也漢天馬歌曰籋浮雲兮晻上馳 註云籋草茂也晻日無光也籋音琪浮雲翻者言馬之駷躍驚矯如浮雲之翻動也躑躅住足也閶闔天子之門也漢太馬樂章曰遊閶闔觀玉臺寒風子逸景孫

未詳或曰孫即孫陽皆古之善相馬者也仙傳拾遺周穆王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謡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〇言天馬之戀乎君軒頓為天子之大駕揺銜而走矯首而驚有若浮雲之翻動也駐足於萬里之外遥瞻乎閶闔之門不逢知己無由得進昔者穆王嘗乘八駿之馬會王母於瑶池今而徒見白雲之在天丘陵遠出而崔嵬王母之謡雖存而穆王之駿不可得而見矣是天馬者豈易得哉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晩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顛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瑶池

鹽車者載鹽之車〻當縛軛以駕牛也峻坂太行九折之坂

倒行逆施者反其所當然也伍子胥曰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翦拂者翦其焦毛而拂拭之所以長養之也中道半途也戰國策騏驥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冪之騏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云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耶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張衡七命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李善註云瓊山即崑崙也山海經云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莊子伯樂曰我善教馬編之阜棧註云棧櫪也阜也若靈林施之濕地蓋馬畏濕故乘之以棧究屈也枉也言其屈於伏櫪枉其材而弗用也贖如田子方束帛之贖穆天子瑤池事

見前○此言馬之不遇雖至窮困猶有戀君願用之情謂夫騏驥當服鹽車之時流汗於太行之坂枉其材而用之齒已老矣雖蒙伯樂之剪拂而又中道之相遺少盡其力老即棄之是可憐也安得如田子方者為之惻然而相悲乎饑困若此雖有玉山之禾遠莫能濟又何益乎況乃五月飛霜凋損桂枝地氣又早寒矣尚且伏櫪低眉何所展其足乎徒抱千里之資不得一試頓如田子方者贖以束帛獻於穆王使得驂於八駿之列猶可弄日影而舞於瑤池之上乃見其逸駕絶塵而為不世出之良材也否則終於伏櫪已矣○按天馬歌者本古曲也白因其目而闡其意辭之富麗又大過之蓋漢為郊廟之樂敬天對君宜質而不宜文白乃後人詠歌前代之事故極其形容贊美之盛抑詩人所居之位不同而文

章亦以時而有繁簡之異也歟○說者或謂白寓自傷之意若以田子方所嘆公家老馬云者度其辭指似當為汎論也

行路難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黄河氷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来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澤邊

賦也十千錢數也斗酒十千即萬錢也甚言其貴夢即夢澤雲夢本二澤合而言之曰雲夢如瀟湘二水而曰瀟湘也○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也言雖有美酒而不能飲雖有珍羞而不能食四顧茫然若無所之者以道路之難行也夫黄河與太行水陸之要衝天下之達道也將欲渡黄河歟則氷塞而不可渡將欲登太行歟則雪滿而不可登然則

何所歸乎乃垂釣於碧溪之上復乗舟於夢澤之邉惟求自適而已矣又何必行難行之路以自苦乎

行路難行路難多路岐今安在長風波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今安在者言在於何處也○承上言世路難行如此以多岐也東西南北僻午不一所謂多岐者今安在乎蓋自都邑以至山林紛紜交錯莫可適從所以難行非惟黄河太行而已也世路難行如此惟當乗長風掛雲帆以濟滄海將悠然而遠去永與世而相違不蹈難行之路庶無行路之憂耳

上留田行 音義云行曲也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邉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没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

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

賦也上留田地名也崔豹古今註曰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曲蒿里者漢田横死門人作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師古註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科坎也蓬科坎中生蓬蒿者也馬鬣封如馬鬣蓋長而高者也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見若馬鬣者矣檀弓曰銘者放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按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白演其舊曲之意而歌之以諷當世之為兄弟者謂夫行至上留田之地

但見孤墳崢嶸而高起則知死者不可以復生遺恨積而春草枯悲風起而白楊衰矣借問此地乃何地乎蓬蒿叢生埋沒孤墳若是其淒涼邪古老相傳去是上留田之地死者所葬之處也舊時蓬蒿之坎低而窪者今已滿矣舊時馬鬣之封高而起者今已頹矣嗟哉此地嘗有兄之不葬其弟者鄰人為之舉銘旌以識其處作悲歌以諷其兄此上留田之曲所由始也夫骨肉之親生死之際何至恝然之若是乎

一鳥於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

於鳴同哀鳴也劉向說苑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吒吒同嘆也問誰也曰回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有哭者其音

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曰似桓山之鳥孔子曰何如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此以物類刺其無兄弟之情言天地之間凡有血氣者皆知自愛其類而苦樂之情恒相關也故一鳥哀則百鳥皆爲之而鳴一獸走則百獸皆爲之而驚彼桓山之鳥能知別離之苦分飛四海之時乃迴翔眷戀不忍遽分而遠去微物尚然况人爲萬物之靈者乎乃有弟死而兄不葬者曾鳥之不若矣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惡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倉卒言其出於一時非素志也田眞兄弟三人将分財異居
堂前有紫荊一株夜擬斫分為三曉即顦顇兄弟感泣而同
居如故交柯者連枝也同形一本也參商二星出沒東西而
常相悖杜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天子之兵謂之天
兵延陵呉季札也呉王壽夢有四子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
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緬說文云細絲也邈遠也緬邈微遠意
漢孝文時淮南厲王不軌徙蜀死輜中民間歌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聞而病之○此
以古人之事而證其無兄弟之情也言田氏兄弟素相友愛
倉卒之間議欲分居而斫其紫荊樹即憔悴是青天白日之
下昭昭之中物類自相感應非有斧斤以伐之也譬如交柯
之木本同一體榮則俱榮瘁則俱瘁豈有一枝憔悴而一枝

榮茂者乎夫紫荊之樹尚不可分況人爲萬物之靈而兄弟尤爲同胞之親何故至於如參商之相背用天兵以相殘乎且古人兄弟之相友者不獨田氏之不分荊又有以國而相讓者如伯夷叔齊與延陵季子也揚芳名於百世播高風於不泯可以敦勸乎薄俗激清頹波至如漢之文帝雖稱賢主則淮南厲王之死民有尺布之謠是文帝不能終兄弟之恩未免有慚德矣尺布之謠我又安忍以聽之乎惟當塞耳而無聞可也夫兄弟之懿親根於天性之固有驗於物理如此徵諸古人如彼宜厚而不宜薄弟死而兄不葬者寧免他人之刺乎○按詩意蓋爲當時人君不能友愛兄弟者而發假上留田之曲發古人之事以寓其諷刺之意舊說謂肅宗至德間談廷瑤李成式皇甫侁輩承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

而執殺之白日擊其事故作是詩理或然也今以辭意考之所謂天兵及讓國與尺布之謠者似有所指斷義精而比事切白之詩果為空疎者乎是知後人之議先輩未必一一皆當也

春日行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戲沓波濤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為人自寧

賦也紫清者紫宮清都為天帝之所居也昇天行古樂府曲名鮑照作樂府亦有昇天行言漢兩都十帝事與此意同漢武帝於建章宮北作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天池即太

液也蛾〻眉也雙蛾為一女三千雙蛾所謂宮女三千也隋唐宮女皆三千入無為者無所作為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〇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李白則以天子之事言之謂天子之大內深宮高樓入於紫清金作蛟龍盤於繡楹宮女無事白日乗閒而弾箏手託氷絃以語怨春風吹落於君王之耳則知此曲乃是昇天之行頌美天子之遊樂者也出於太液之天池泛於蓬瀛之仙洲建章漸臺而宮殿戲沓池水縈廻而波濤震驚後宮蛾眉獻歌笑者三千其衆皆陶〻然鳴鍾考鼓以相樂也外而百姓歌太平者聚於康衢皆熙〻然含哺鼓腹以相慶也天子則端拱於穆清之上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奸究自爾而消四方自爾而盛矣二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為軒

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三十六帝道家所謂三十六天之帝君也李白送權十一序云吾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軿車〻之有屏者輜車也帝即上文所謂君王入之帝也鎬京武王所營即唐長安地窅杳冥也陛階陛也陛下者臣稱君之辭自卑達尊之義也鴻大也相如封禪書曰前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稱首〇言天下既治天子無所為矣乃從仙遊帝君下迎而群仙接引羽化飛昇固不難矣但帝以民臣為念不忍遽去耳安能如軒轅黃帝獨乘鼎湖之龍自入杳冥之域邪帝不忍舍於吾之民臣也吾小臣者將何以荅於帝乎惟願萬有千歲壽如南山不騫不崩永居皇極之尊以作生民之主垂大名於來世與天地相始終焉可也

前有尊酒行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尊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

賦也淥水名出豫章康樂縣在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為酒與湘東酃縣年常獻之世稱醽醁酒蓋合酃縣淥水以名之也去水而加酉者從酒也或曰此淥字當作綠字以酒色言也亦通酡廣韻云飲酒朱顏貌又韵釋飲而面赭曰酡其義一也青軒猶云青樓蓋以青塗軒貴者之室也○按樂府觴酌七曲內有前有一尊酒之曲此云前有尊酒行者即其曲也言春風自東而來忽然過我吹彼金尊淥酒生波風和酒香春又老矣落花之多何紛紛也彼美人者惜餘春而取醉面發赭而顏酡青軒桃李雖曰芳菲曾幾何時而又零落是知

流光之欺人忽来忽去蹉跎易邁不爲我而少留可不
以爲樂乎
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夕暮也當年意氣謂少壯之時意氣之所自期者也○言落
花多而流光去矣君醉起舞而日又西矣少壯之時志欲取
富貴立功名以自榮者時既不遇宜即已矣設使意氣不肯
降伏猶欲倔強以干進取則白髮如絲老態日增復何益乎
不如醉舞以相樂也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
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
將安歸

賦也龍門縣名在河中府東北百八十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摯斫斬以為琴註云摯師摯也絃柱箏也矦瑾箏賦云急絃促柱變調改曲看朱成碧者醉而眼花也山谷云遼當子瞻看朱成碧盧或作壚藏酒器之所也相如傳卓文君奔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乃令文君當壚師古註云賣酒之處以土為盧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如鍛爐之狀○此前有尊酒行第二曲也言鳴琴彈箏而飲美酒飲而至醉兩目昏花不辨物色看朱成碧而顏始紅也然當盧而賣酒者乃胡姬也胡姬之貌如花對春風而笑着羅衣而舞君若於此而不醉又將何所歸乎

野田黄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

網羅蕭條兩翅逢蒿下繳有鷹鸇奈若何

賦也遊棲皆謂雀也炎洲南方之洲也翠翡翠也其羽可以飾物產廣南交趾地方呉都賦註云翡翠巢於樹而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六帖云秦始皇時呉宮守吏以火照燕因燒呉宮○王僧虔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晉書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與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自用其題而不用其意詠之若曰雀本微物宜隨所居之地以安所性之天遊則自遊勿以炎洲之翠有文羽之可愛欲相隨而同遊也棲則自棲勿以呉宮之燕有大厦之可安欲相附而同棲也然呉宮有時而火起燕之巢窠亦將焚矣燕可近乎炎洲之地多網羅翠之羽毛將[illegible]所捕矣翠可逐乎燕既不可近翠又不可逐炎洲

吳宮之地俱不可往矣然則將安歸乎惟彼野田蓬蒿叢生所處雖卑斯能遠害可以託吾身也我以翛翛之兩翅翱翔於其間耿然一身隨吾所適縱有鷹鸇其奈我何夫翠以飾羽而見捕燕巢王宮而見焚黃雀翛翛於蓬蒿之下能自保是知富貴者多憂患而貧賤者恒肆志也人可不自擇其所處乎

○箜篌謠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與也嚴陵事見古風十二首下○箜篌謠者即前所謂箜篌引也前則敷其義此則用其名以言兄弟朋友之情有得失也謂夫攀天莫登乎龍走山莫騎乎虎以龍之靈虎之猛未易馴也然欲登之騎之者非惟勢不可及亦恐害之相隨也

彼交友者賤而不可攀乎貴下而不忘捨乎上有所攀援必至蹶而取辱矣自古以來貧賤相交以至富貴而不相忘者惟有嚴陵與光武耳結交之情終始不渝僅萬古而一見也以常情言之龍固不可攀虎固不可騎萬乘之巍巍者固不得而屈矣光武所以為賢而嚴陵所以為高也此一節言朋友之義

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管叔鮮蔡叔度周公旦是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并管叔放蔡叔他人謂非兄弟也淮南粟布謠見前上留田下○此言兄弟之情謂夫周公雖稱大聖於管叔蔡叔之事義有所不能容不

得已以法而誅放之其所執雖正未免有慚德焉漢文斗粟之謠不與淮南而同舂寡恩之誚安能免乎夫兄弟者天性之懿親也恩宜重而法宜輕若親兄弟如同路人一任以法則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吾亦何所從乎兄弟如此他人可知必不能以信義而全交方寸之間如隔千里所謂心數而意契者復何有乎

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知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對面九疑峯者言人雖對面而心相隔遠也管鮑管仲鮑叔也管仲曰吾始困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謀事而更困窮不以我為敗知吾時有利不利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言朋友之情夫朋友者豈[illegible]知苟或輕易以相託自非素所心契者則方寸之間如隔九疑之遠既不相信安能令終辟如桃李之花初開雖艷必早零落豈能若松栢之後凋乎夫相知之友無如管鮑自貧賤以至富貴死生不相忘也管鮑既沒時俗益偷友道日喪繼其遺蹤者果何人哉今乃寥寥無聞矣○按此詩言朋友兄弟者當分為二截則輕言託朋友六句當在嚴陵及光武之下周公稱大聖八句則自為一截可也今周公兄弟一截居中而光武管鮑等言朋友者分居首尾以為元相稱也或云兄弟尚路人四句當在何人繼其蹤之下而為間見層出[illegible]大學十章以好惡義利兩端反覆言之而意味尤長但白是之雄林闊步不甚拘於繩墨者難以屑屑而論之也

雉朝飛

麥隴青〻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綉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

賦也潘安仁射雉賦曰麥漸〻以擢芒雉鷕〻而朝鴝徐爰曰逸群俊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錦衣綉翼雉之文也射雉賦云鶯鷰綺翼而經過註云經即頳字過足也又云毗也音波亦訓足也離文貌褷本作襹註云襳襹也羽毛衣貌襳音簁襳離褷言其衣羽有文采也犢牧子齊處士或曰宣王時人琴操云犢牧子年七十無妻采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飛因援琴而歌○此為雉朝飛曲也白述其事而歌之言三月之特暮春之候隴麥青〻以發秀白雉鷕〻以朝飛逸群擅場挾其兩雌意若矜然而自得羽翼鮮明有如錦綉之文采之

穢褷犢牧子采薪於野遥然見之自傷其無偶曾雉之不若
矣所以有感於中而為之悽愴也

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班奏
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

勇鬬者雉之性也兩雄相鬬必一死而後已故取其羽以飾
武弁曰鶡冠鶡雄雉也雉子班古樂府曲也傾心聽之專也
○承上雉之朝飛而言春天既和春日又暖雄之飲啄得時
而勇氣充滿爭雄角勝鬬必至死而後已也後世之善於體
物而妙於知音者則制為雉子班之曲發新聲於管絃啓性
情之和樂使我傾心聽之將以侑觴而盡醉也

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無妻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
黃泥

稊楊之秀者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以老陽而遇少陰之象絲琴絃也彈絃寫恨即援琴而歌為雉朝飛之曲也○上言其有感於雉之朝飛此則言其為琴操之曲謂枯楊尚有生稊之時而老夫獨無女妻之配乎惟我七十而未有妻故有感於雉之朝飛援琴寫恨意有未盡我猶未免為鰥夫也老死黃泉誠可悲矣○按雉朝飛之曲說者不一或以為犢牧子或以為衛女傅母韓子琴操與白詩意相似但韓文以犢牧為牧犢少異耳謂牧犢者辭頗順其人姓名不傳今亦無所考矣

上雲樂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岩容儀戌削風骨碧玉炅炅音頴光也雙目矐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高

嶽臨上辰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賦也西方為金故曰金天地近西海日所沒處康老當作康者唐西域志康者一名薩末鞬本西域月支氏始居祁連在大磧西北五百里支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代地曰史凡九國皆為康居小君王其地上沃宜禾出善馬兵強諸國善商賈傍國之利無所不到唐高祖武德五年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為臣高宗永徽間以其地為康居都督府天寶初封其君為恭順王月窟者西方月所生處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文康即康者也峻岩高聳須戌削清臞須郭璞云言刻畫作之也上林賦註唐書堅昆部人目綠髮黃堅昆亦西域之國也故其人相貌與康同相書云眉為華蓋昇為中嶽垂下睫者眉長而覆目

也臨上唇者鼻昂而長下而至唇也詭譎怪異也○此白為
上雲樂之曲演周捨之意而言胡人之臣伏也謂夫西方之
地日所沒處是為月窟乃康居胡雛之國是胡雛也容儀峽
岩而高聳風骨成削而清臞目如碧玉炅然而有光髮若黃
金拳然而上曲眉長而垂於下睫鼻高而臨乎上唇相貌怪
異天所賦也觀此則知造化之生人隨地賦形萬有不齊神
妙不可得而測矣

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
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兎半
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
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
時枝葉萬里長

大道即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者也元氣天地初生之氣也皆指天地有始而言文康即上文所謂康老西域康者之國也曰文康者從周捨之言也盤古相傳為開闢之君天輪者天之旋轉若車輪也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烏踆烏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之烏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而又䲨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註云夜光月也月以望而盈與日東西相望故曰顧兎未出谷半蔵身皆言其受形之始而未全也女媧古女帝也繼盤古而有天下者也黃土地也戲者忽略之辭戲黃土而團作愚下人者言其於開闢之初而育此蚩蚩之衆也六合上下四方也極覆載而言也仙真指上文大道元氣而言曰撫曰推曰見曰栽曰植皆指康老而言○上言康老

所生狀貌之詭異此則言其有生之初與我中國之人同一始也天地之大道是其父天地之元氣是其母土地雖限於華夷而肖形均稟於大造康老雖云胡雛孰非天地之所生乎開闢以來蓋已有之故於天輪始轉之時與盤古而肇生日月受形之際見媧皇之御極媧皇之生民也遍于下土無有賢愚華夏之別彼康老者亦大道元氣之所生也非眞仙而何但其散處乎遐荒僻居於夷壤西則盡乎西海之地東則盡乎東溟之區西栽若木東植扶桑自別中國以來不知幾多季矣而若木扶桑之枝葉已有萬里之長則其蔓衍茂盛者不可勝計矣老胡文康與我中國同有初者迄至今日其生息之蕃當何如乎

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

予白水與漢光叱咤四海動洪波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

中國言為中華之主以統四夷者也蓋指唐而言七聖謂唐之先君也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武后睿宗玄宗承統者凡七君也故曰七聖半路頹洪荒者言中衰也蓋指明皇遭安史之亂而言陛下謂肅宗也周捨為上雲樂之曲稱梁帝為明陛下故白之為此曲亦以陛下稱肅宗也光武漢之中興君也叱咤簸揚喻用兵以除亂也蹋踐也紫微天帝所居也蹋紫微言肅宗之即位也蓋承明皇之詔而即位於靈武也○已上推言自古華夷同出於一原均為大道元氣之所來者此以下則詳敘今日外夷之臣伏以見一統之盛言唐自高祖以來七聖相承國祚隆興不幸中衰遂爾頹荒羯胡亂

華四海鼎沸皇矣上帝申命我唐使明陛下應運而起即位
於靈武龍飛於咸陽有如光武之中興滅赤眉降盆子叱咤
之間四海動而洪波揚也御紫微而建皇極開天闕以坐明
堂中興之功何其盛哉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獅子九苞鳳皇是老胡雞犬鳴
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
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祝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
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老胡即康者自西域而入中國故曰東來倡樂人也獅子西
方猛獸形似虎五色有髯鬣背端茸毛長而下垂音洪有類
扇毛師古云即爾雅之狻猊也太宗時康者遣使獻獅子歎
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開元時康居小君長獻璧舞遊西

子胡旋舞女苞叢生也九苞言鳳皇之毛叢生而有九色也老胡雞犬即問答上雲樂云鳳皇是老胡家雞獅子是老胡家狗攝其舊辭而用之也淋漓潤澤貌颯沓飄動而相合之意進退成行皆所以狀鳳皇獅子之鳴舞也灋酒者猶言中國之酒也跪雙膝者跪而雙膝着地也立兩肘者立則垂其兩肘也北俗凡輿隸之輩立侍左右者皆不敢斂手而直其兩肘垂於股上散花者維摩詰經云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指天者蓋誦經舉手祈天而祝壽也今佛家之拜必合掌仰天而後俯地其祝聖時則念經亦此意也戾乖戾也亦毀折之意萬歲林亦臣子祝壽而獻酒也○言陛下有中興之盛德老胡感化而來歸珍禽異獸貢于帝京率舞和鳴鵲然成列是老胡也能作胡歌稱觴獻酒跪則屈雙膝

立則垂兩肘擎拳曲跽極其敬恭瞻天祝壽惟願天子之萬有千歲同天地之無疆雖北斗戾而南山摧兩天子之壽嘗長傾萬歲之杯也○按上雲樂之曲樂府本言神仙事也周捨以之頌梁主之盛德而胡人臣伏李白則以之美肅宗之中興而回紇来王盖安史之亂中原板蕩肅宗實仗回紇之兵以成恢復之功白乃謂康者貢獻而不言回紇之功者內夏外夷之道也其立言亦有去矣孰謂白爲真狂者哉或曰何以知爲肅宗也曰以赤眉盆子光武之事言之因可知矣其曰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叱咤四海動舉是歸然微者言其能中興復舊都撥亂返正而居天子之位者非肅宗乎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鏗鳴鍾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

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
玉杖鏤形賜耆人

賦也鏗金聲也考擊也朗明也言鼓聲之高亮也白鳩者鳴鳩之白者也詩國風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鳲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其性拙而安馴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埤雅云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氣交也拂舞者象其拂羽之狀鳴於暮春催耕之鳥也故曰布穀漢禮儀志年七十者授之以杖其端以玉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之不噎○此白為白鳩拂舞之辭言歌舞者必有鐘鼓故歌白鳩之曲引拂舞之舞則鏗其鳴鍾考其朗鼓而後歌且舞也然白鳩之白誰與之而相鄰乎白如霜雪誠為可珍非徒白也而又飼子之均平其食不噎其性安馴季春之月拂羽

催耕以首農政天子制杖以賜老人重不噎也鳩有至一之德又有應時及物之仁此拂舞之辭所以歌之也歟

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詡爲喈我陛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非純真者形性之相殊也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之持距武也見敵而鬭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劉孝標演連珠曰鷄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陛蘆也紫鱗魚之美者也大聖至靈也臣言爲鳥之羣從也〇此狀白鳩之德也言彼白鷺色似白鳩性非純真外雖相似內則匪仁既缺五德又不能司晨曾雞之不若也徒能食魚而已矣豈白鳩之可鄰哉鷹鸇鵰鶚皆貪而好殺鳳凰不欲以爲群者又豈可與白鳩爲鄰哉此拂舞之辭所以有取於

白鳩也○按唐禮樂志曰白鳩吳拂舞曲也拂舞歌五曲內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入清商調晉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原作白符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舞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白之為此曲但用其名以數白鳩之義不復蹈襲吳晉之辭豈以其事之不足法歟

○日出入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

賦也隈隅也一云水曲也爾雅曰厓內為隩外為隈六龍者日御也舍止也淮南子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元氣者天地一元之氣即所謂天和之

真氣也徘徊舒遲貌猶言久也○按樂府時景二十一曲內有日出行而白為日出入行者即此曲也言將旦之時日出東海之隅似從地底而来上升于天歷天而行自旦而晝自晝而晚復入于海日之出入者隨天而升降也古人謂六龍駕日車羲和御之至於虞淵而止者乃妄語也夫日出而始日入而終晝夜循環萬古不息是天地一元之氣為之根柢生生之運轉無窮盡也是氣也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禀有厚薄命有壽夭惟能保合泰和以養其元氣者庶幾壽與日而俱增不至於速化也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謝謝之也怨怨之也四運四時也興起也歇止也○承上文

元氣而言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榮悴開落一皆相忘於大道之中草榮於春而不謝乎春不知春之生之也木落於秋而不怨乎秋不知秋之推之也秋來春去果孰驅之而使其迭運乎乃一氣之流行時序之推遷自然而然者也草榮而木落者又孰宰之而使其興歇乎乃歲功之終始天運之一周亦自然而然者也是日之出入者天地之元氣亘萬古而不息者也○按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白詩意與此畧同盖亦近理之論也

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義和竟命官也以主四時荒淫猶荒唐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返三舍矯詐也書曰矯誣上帝括結也囊括者包藏之義也易曰括囊無咎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司馬彪云皆自然氣也即所謂一元之氣科等也〇言古人謂羲和御六龍而舍於虞淵者乃荒唐之言謂魯陽揮戈而返日者亦無稽之論皆不足以取信其造言亂道矯誣上帝者實多矣夫天地之道廣大高明非淺陋胸襟所能測粗疎學問所能知吾將廓宏其度量包羅乎宇宙以遊元氣之中渾渾噩噩將與溟涬同等返乎太始之道庶幾與此日久相徘徊也烏可自取矯誣之罪乎

胡無人

北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

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劒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

賦也海非海也簳一作笴箭簳也筋簳弓箭也三十萬極言其衆也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斬首捕虜二千餘級封冠軍侯嫖姚音飄揺勁疾之貌白羽箭也吳越春秋吳王取純鈎之劒示薛燭〻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唐玉關玉門關也在唐肅州陽關之外即漢光武所閉以謝絶西域者雲龍風虎喻臣之從君也盡交回言彼此交相得也太白金星也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近兵西京雜記曰太白闘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摧折也言挫敗之也○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三十八曲有胡無人行白作此詩蓋以寓當時事也言

胡地秋高之時風寒霜落而草黄弓強矢勁而馬肥胡將犯邊中國防秋之候也漢家戰士則有三十萬衆大將之統帥者兼領諸將之兵矢羽若流星劍光似蓮花兵出玉關虜人拒戰胡矢如沙射我金甲桀驁之氣畧不少降意者人事之未盡而天時之未順歟必也君明而臣良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人事既脩天心必應太白入月胡有將亡之兆然後敵人可摧而犬羊之患易除也

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房胡無人漢道昌

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曰昴七星為旄頭履腸殘血言其戰敗而屍骸為人所践踏也懸於上者梟其首也埋於塞者歛鯨鯢以築京觀也紫塞者崔豹古今註云秦築

長城土色皆紫或曰岱山有紫殭城房有草生紫色故曰紫
塞無人者無桀驁之人也○上言中國有人而天時又順故
敵可摧此言上天垂戒而胡運將衰也夫天欲亡胡故旄頭
之星主於胡者隱而不見滅其光矣天佐我唐兵下玉關戰
無不克故胡鶵敗衄僵屍被野我則覆其腸而踐其血梟其
首而理其帑自此以後胡無桀驁之人則漢有久安之策中
國尊而華風清漢道日以昌大矣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
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

賦也燭龍神名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其神人面龍身而
無足之註云龍銜燭以照太陰視為晝瞑為夜吸為冬呼為夏

又曰北極之山曰寒門註云積寒所在故曰寒門旦開者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此指寒門也如席極言其大也軒轅臺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處在燕山之南○此白為北風行乃古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言燭龍栖於寒門之山居於極北之地其光明開發者猶日之將旦也寒門至陰日所不照惟有北風自天而來悲號震怒極其凄慘吹彼燕山之雪落於軒轅之臺是邊地之苦寒乃入於吾之中國也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幽州古冀州之域今畿內順天府之地皆是也思婦者征夫

之娶也鞞鞞藏箭室也○上言邊地之寒此言戍邊者之苦幽州之人遠居邊塞歲暮之時室家懷思蹙眉而愁倚門而望念其遠行而冒此風寒也仗劒救邊志存敵愾遺下箭囊中有白羽之箭掛於壁間蜘蛛結網而生塵埃其箭雖在其人戰死於邊城不復回家我又何忍見此物乎亦將焚之而已矣夫黃河雖深捧土可塞惟此別離之恨因北風雨雪而愈增者不可得而减矣此北風之曲所以使人多愁思也

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白馬𩙪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賦也燕趙之地多俠客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劒客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註縵當作曼胡說文云牛頷垂也

詩豳風云狼跋其胡註謂胡為頷下肉胡纓者冠纓之垂於頷下如狼之胡也故曰胡纓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耶之劒復命於國中作金鉤故劒名吳鉤也颯沓疾貌莊子說劒篇云莊子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曰臣之劒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此樂府遊俠三十五曲之一也言趙地任俠之客重義輕生之士服是胡之纓佩吳鉤之劒劒光之明有如霜雪身乘白馬疾如流星劒術之精人莫能當十步殺一人而千里無留行者如其所向而無敵也赴人急難為人報仇志畢事完拂衣而去又隱匿其形迹不欲人知是俠客之勇於信義者有如此也

閒過信陵飲脫劒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

心摧嗚咽而不能言也夫驅市人而使之戰曷足異之也譬如困獸之當乎猛虎窮魚之餌乎奔鯨乃投身殞軀於饞吻之中適足以恣其一飽噬而已豈所以全其生乎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干戚者武舞也書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日而有苗平一使者不勞餘力也○上言用兵以征雲南師行無功是君招失於自修所以不能致遠人之服也當如大舜之伐有苗一舞干戚而有苗自格蓋君德耀乎紫微三公運乎權衡則天地得一四海自清矣又何必勤兵於遠方以至於喪師辱國若是乎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比也顰蹙頻也莊子天運篇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此白論當時之為詩辭者不能復古也言醜女効西施之顰而反增其醜態壽陵學邯鄲之步而反失其故步蓋內無其質而徒慕其外終不能相似也夫古人之詩本乎性情詠乎物理吟詠之間可以感人皆有德者之言也其大者可以侔鬼神和天地豈徒辭焉而已乎今之為詩不過誇多鬪靡欲效古人不亦難乎是猶醜女欲効西施之顰壽陵餘子學邯鄲之步未免取哂貽誚於知言之君子也

一曲斐然子雕虫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

曲也言明月出於天山之上蒼茫於雲海之間長風吹月渡

度玉關邊塞岑寂而關山迢遞明月所照皆淒然而可悲者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白登山名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注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青海在西域近吐谷渾城周八九百里中有山生馬號龍種日行千里○夷夏之交關山阻塞白登青海尤為要害乃中國與胡虜來往爭戰之所也征夫戍役相繼喪亡得生還者亦少矣如漢高祖之受圍哥舒翰之破敗其迹皆可見也

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戍客守關山之隘者也高樓其室家之所居者此夜明月之

夜也○言關山月出之時戍客之在邉者思歸而愁戍婦之在家者登樓而嘆明月所照彼此懷憂關山迢遞情可知也

獨漉篇

按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之一也漉本作禄盖古詞也其詞云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雝雝鳴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遥征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别偽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此五章者獨漉之古詞也白則類為古詩作一篇今當分章體貼釋其意義庶幾有所發明云釋之如左

其一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

泥而其[illegible]

其二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借其中道失歸路

[illegible]之而思其孤散此

[illegible]其迷歸路辭愈悲切

寓者意也

其三

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

此演二章之意彼言浮萍與我心同輕搖而不定此言落葉與我客同飄零而無所止也落葉雖異而心迹不殊白於此時豈亦飄零者歟

其四

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

按古詞四章之意謂空床無人入無知者有如衣錦夜行無有能別其真偽也下　句乃所以發明上二句故白直演其上二句之意而已於干之夜錦真偽則畧之而弗詳也

其五

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鵬摶九天

按古詞以父冤言此以國恥言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其義一也隨臣子所居之職而慮其所當為者獨漉之意在父以報冤言白之志在君故以雪國恥為言鴟鳶喻小盜鵬摶喻叛逆為君一擊者蓋欲殲厥渠魁以請大難也所謂神鷹非

郭李之徒而誰歟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

賦也結烟言與烟而相纏綿也披香殿漢之後宮也西京記後宮則有蘭林披香○按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白為此曲云長安城中春日滿空垂楊結烟裊裊然而搖動於風中也披香殿前而花始開流芳發色盈於繡戶融融然皆陽春也

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趙飛燕漢成帝后也色如紅玉體輕弱能為掌上舞紫宮見

前西京賦云正紫宮於未央漢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三萬六千日百歲也○言於披香殿中時相經過以侍君王則有如皇后趙飛燕者輕身而善舞又有如紫宮李夫人者絕世而善歌以此歌舞娛樂聖君則三萬六千之日百歲之中恭此歡樂何哉蓋陽春無窮而聖君之樂亦無窮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賦也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十五鼇而曰六鼇者以大人所釣而言也五山而曰三山者蓬萊瀛洲方壺其最勝者也齊威王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史記秦始皇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人漢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於帝曰祠竈則致物丹砂可化為黃金海中仙人可見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舊說此題前無所聞以今論之蓋取高唐之賦所謂愁思無已嘆息垂淚登高望遠使人心醉之意而言神仙之事

以為人君之戒也言登乎高丘而望遠海之中六鰲之戴三山者今已朽矣三山之流於北極者今又安在哉扶桑枯而白日沉仙境荒而臺闕迷大抵神仙之事涉於渺茫不可以實迹求也秦皇采藥於三山漢武候神於海上藥不可得神不可致勞心相待竟何益哉

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精衛鳥名博物志昔炎帝之女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為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王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驪山始皇所葬茂陵武帝所葬 劉向傳始皇冢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牧者行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冢收其財漢武帝營茂陵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陵中歲久積多後赤眉賊入長安計三十萬人取物不能盡窮兵黷武謂始皇與武帝也鼎湖見本卷飛龍引下○承上言秦皇漢武欲涉海而尋仙求藥者海遠而不可渡精衛徒費木石黿鼉難以為梁則仙人不可見仙藥不可求而長生不可得秦皇葬于驪山漢武塋於茂陵亦同灰滅而漸盡矣然驪山之冢見焚於牧羊之子茂陵之財見劫於赤眉之賊平生所謂英武而材畧者其精靈亦向能為哉夫始皇吞滅六國漢武征伐四夷窮兵黷武而生前之威靈震動華夏今乃葬骨未寒而遭發掘暴露之慘不能自庇其身又安能如黃帝之飛昇鼎湖乘龍而上天者乎

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

賦也楊叛兒曲名也按樂錄楊叛兒本童謠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新豐漢高祖都長安因太公思舊邑豐沛問父老少季帝為作豐邑於長安衢巷棟宇皆如舊居乃移諸故人實之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移者皆悅何許猶言何所也白門洛陽西門也猶秦以長安東門為青門○此為楊叛兒曲也言君歌楊叛兒之曲妾勸君以新豐之酒當此歌曲勸酒之時何所最關於吾心之情乎惟白門之柳可以藏烏烏啼柳間時物之變最關情也

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

古楊叛曲曰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懽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義疑漢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博山居中出香如雲霧也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能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搖動○承上言烏啼白門之柳者隱於柳花之中斯時也君則飲酒既醉留宿于賤妾之家博山爐中火焚沉香雙烟一氣上凌紫霞雖有二而氣則一也以見醉留之意亦無彼此之殊此楊叛之曲含淫暱之辭亦本於童謠也

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

比也以雙燕而比夫婦也選詩云願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所謂玉樓珠閣金窻繡戶即君屋也○按琴操三十六雜曲有雙燕離曲李白演之若曰雙燕同飛棲于玉樓珠閣之下金窻繡戶之中一往一來常得相見然燕雖微物容迹帝居亦得遂其所性之天其樂可知也

栢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

栢梁臺名漢武帝所作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為之太初元年栢梁臺災師古云天火曰災吳宮燕見本卷野田黃雀下○言雙燕之同棲於帝居者固為得其所矣一旦栢梁之臺不幸為火所焚謂玉樓珠閣金窻繡戶者皆為煨燼之墟燕亦無所託矣乃轉入于吳王之宮又值守吏失火吳宮被焚所育之雛既盡而所棲之巢亦空矣

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憔悴瘦也寡婦曰孀我自謂也〇言栢梁失火而燕入吳宮吳宮又焚燕之雛盡而巢亦空矣止存一身憔悴瘦苦雌雄離居轉相憶念雖欲雙飛不可再得遥望玉楼珠閣如在夢中何時復得相見於金窻繡戶之間乎雙燕相離感我懷思我有室家各天一方憂心忡忡莫能自已〇按此詩當從舊說白以雙燕自喻也首四句喻其待詔得華之時次四句喻遭讒讒放逐而還山也末四句寓嗟嘆之情猶有望君之意今以末句觀之誠自喻也此詩當與萬憤詞參看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

知老。

賦也落々卓絶貌綺皓者商山四皓綺里季也皓本四人舉一以見其餘耳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商洛山中以待天下之清○按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白則以商洛山人言之謂夫商山之雲松蒼々然而孤高商山之四皓落々然而卓絶不留心於富貴而肆志於貧賤其過人也亦遠矣逢此春風之時相與飲酒為樂然則春風為誰而来乎但見蝴蝶滿於芳草之上景物流動而暄妍春風似将為吾山人而来也山人豈庸人哉白眉紅顏青骨緑髓脩仙人之標格長美好而不枯乃秦時避世之人脱迹於深山窮谷者也勸酒相歡陶然自樂不自知其老矣○按山人勸酒則以四皓言之辭大意高雖用舊題而點化之妙消盡陳腐之

氣矣
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
人彼翁羽翼成
麋鹿志謂隱者與麋鹿同遊也孟子曰舜居深山與鹿豕遊
龍虎爭謂楚漢之爭天下也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強留侯為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
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上擊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
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
四人各前對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

事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搖動矣○言此四人者各有幽棲之高志耻趨楚漢之爭雄儵然而起以佐太子故高祖一見而大驚顧謂戚夫人曰彼四人者輔吾太子羽翼已成難再易矣是山人之隱不徒隱出則有所為可以悟天子定國本豈尋常之所謂山人者乎○按羽翼成高祖之意謂太子而召乃曰彼翁羽翼成似謂四皓也蓋高祖初意將謂太子之仁弱不類乎已未能知人而善任之恐有不勝者矧天下初定強將武夫難於駕御故欲易之及見四皓財飜然改心以太子亦能知人而得人

心也他日必不孤我之所託故卒有調護之言始則以為雛而未翰終則以為鴻鵠千里高祖之智如轉圜張良因事而納忠故中其機而易悟也否則徒以口舌爭耳光此諫者紛紛良豈無一言及之乎高祖之慮微而能斷張良之智婉而有濟此所以共成一代之鴻基而婉美垂芳於史冊也

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商山即商洛山四皓所隱之地也舊註云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言四皓之出也佐太子定國本矣復歸商山之中泛若浮雲去住無心固非好爵之所能縻謂許由為太過以洗耳為獨清乃一偏之小節非至中之大道未能有補

於斯世者也今而嵩嶽隱徒亦蒙聘名吾將望尓與彼四皓意氣相傾出處無間彼能定儲而佐國尓將庶幾焉可也舊說以為明皇欲廢太子瑛白有感而作理或然也不然何獨以嵩嶽言之乎蓋商山嵩嶽同一隱逸同一聘召同遇太子之事嵩嶽之徒獨不能為商山之皓乎白云浩歌望之其意微矣

于闐採花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

賦也于闐國名在西域去長安萬里崑崙山之所在也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採花人胡女也明妃漢王嬙昭君也姝美女也○按樂錄于闐採花者番胡四曲之一也白則以昭君之

事言之謂于闐採花之女自言其貌與花相似以天下之女無與比倫者也及至昭君一旦西入于胡〻中美女又自深媿其不如乃知漢女之佳雖胡中之花亦莫與比彼採花者徒誇其貌又安敢與明妃較妍媸乎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醜在深宮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丹青畫工也漢元帝宮人頗多令畫工圖之有所呼者按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貌甚麗無所請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婚以昭君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貌醜四十嫁不售齊宣王燕于漸臺無鹽詣之召見為陳四殆王立折漸臺拜無鹽為后蛾眉皓齒見前○承上言明妃為漢之名姝也宜為君王之所寵而乃見害於畫工則以

醜者為妍如無鹽之女反得承君之寵而明妃乃遠嫁於絕域自古蛾眉皆遭見妬故皓齒埋沒於胡沙之中不得居漢宮以近天子之清光也○按詩意似謂中國有賢才不能取用乃為夷狄所知是大臣妬賢疾能而俾之不通也南宋朱子名重外夷宋使至金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否宋人不惟不能尊用而又聽讒讒斥逐之亦猶此詩之所云云也

幽澗泉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

賦也愀愀然凄涼意善手猶云好手也徽琴徽也高張者言其聲之高而揚也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顏延年詩云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按樂府山水二十四曲內有幽澗泉白以曲意而言已情謂拂彼白石彈吾素琴臨于幽

澗之上澗水凄然而清窈然而深也善手彈琴按乎明徽聲
音高張清乎人心可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矣
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中有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
而長吟
千古松〻之老者也颼本作飈飀本作飂廣韻云颼飀風貌
又云颼高風也中松中也弔影者自憐其影之孤也○此則
形容琴中之趣寂歷然若千古之老松天風鼓動迥出於萬
尋之上青標亭〻而拂雲也中有愁猿弔影孤棲而危處遇
凄涼之景抱松木而長吟其哀情悲思寓于善手明徽者有
如此也
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
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客白自謂也時則関乎一世職則係乎一已琴有五音商羽其二也潺湲水流貌形於言者謂之聲發於心者謂之情詩大序云情發於聲○白謂我有衰時之念失職之憂聽此琴聲不覺流淚之霑襟矣乃鼓琴以自遣臨潺湲以成音寫心聲於指下發情思於冰絃今之曲猶古之曲也幽澗泉鳴深林其有感於我者亦多矣○按白作詩用字最精如幽澗泉便用潺湲字面以體貼之渾然形迹之不露不求巧而意自到也

王昭君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賦也昭君事見前于闐採花下宮人妃也胡地妾賤而憐之之辭也○與胡人為婚者中國之恥也以漢宮之人為胡地

之妾天子嬪御下事犬羊卑辱甚矣漢既無策唐仍其弊義成公主遠嫁絕域公主見唐使恒痛咽不自勝非獨如昭君為異姓宮嬪臨別哭泣而已也白此詩寓譏刺之意亦深矣

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持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艷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

賦也孺子師古云王妾之有名號者也漢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詠未央材人歌詩四篇註云詠名也材人天子內官也陸韓卿中山孺子妾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何如井市井也深井猶深巷也李延年妹見前陽春歌下○此李白為中山孺子妾歌也言中山王之孺子妾特以顏色之美見重於王雖不及於延年之妹亦為獨立之佳人世之

絕無者也色如桃李出於深巷之中媚於陽春之日宜乎備王宮之使令今乃望幸不遂而有已矣之嘆較於延年之妹一貴一賤誠有間矣實由賦命之不同固非吾身之所能為也

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

芙蓉即蓮花也團扇合歡之扇也網塵為塵所網也漢史呂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二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言孺子妾本以色而見珍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如芙蓉花老而遇霜團

扇時過而生塵高帝崩而戚夫人之寵衰矣乃受髡鉗之刑冒市舂之辱古今皆為之而傷悲者故中山孺子未免有已矣之嘆而怨夫君恩之不終也

荆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樂何

賦也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初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號白帝山寰宇記曰公孫述據蜀自稱曰白帝更魚復縣曰白帝城今夔州也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冬水淺石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惟見丈許諺曰瞿塘如馬舟人莫下瞿塘如象舟人莫上五月水漲之時也蛾蚕蛾也撥穀布穀也○按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荆州歌白託為荆客之妻思之之辭言白帝城邊

五月之時江水暴漲而多風波瞿塘之險舟人所戒則上者不敢下〻者不敢上矣斯時也荆州之麥已熟荆州之蚕已成矣荆州之人客於瞿塘者其妻獨居於蚕成繅絲之時念夫之行遠意緒之多有若亂絲謂蚕成麥熟春已老矣布穀飛鳴奈我何哉恐亦不能解我之憂而愈增其憂也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伎者樂工所呈之藝也曲乃伎中所歌之辭也技一也從人從女以男女而變文也是則技與伎妓三字一義隨物而異其文耳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下向草間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賦也樂書梁之朝樂有車輪折脛伇辟邪伇呉均雉子班曲
曰可憐稚子班群飛入野甸喔咿鳴也振迅飛貌趫悍勇也
耿介性不屈也○此為辟邪之伇而奏稚子班之曲意謂辟
邪伇作鼓吹鳴矣伇必有曲〻奏稚子班之辭矣雉之鳴也
咿喔其聲雉之飛也振迅其羽飛則扇錦翼而雄風生挾雙
雌而同飲啄趫捷勇悍鬬必至死而後已也性之耿介不受
縶束之苦故寧殞身於草莽之間不願居黃金之籠以求活
也其肯受制於人乎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
懷朗然合太清

惜猶吝也莊子堯以天子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
冬〻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遥於天地閒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為我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又曰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之上註云踆蹲也言其隱伏也窾音欵水名太清者無為之治也淮南子曰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註云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而不擾民○承上文耿介而言天地之大也於物無所不容必能使物〻各遂其情而不強其所不欲也善卷辭天下堯則任其逍遥於天地之間務光不好名湯則聽其踆伏於窾水之上曠達之士功名富貴舉不足以撓其懐朗然潔白合乎太清熈〻然無思無慮乃三皇世上之人也其耿介之性出於天者又何以異於雉乎○按雉子班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壯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徳無思亦不服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

會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吳兢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

止黄鵠高飛已千里雄飛來從雌以此為雉子班之辭恐未

可也疑亦後人所作樂府題存而辭或亡杜撰揑合或失之

鑿如曰者乃自為之無所害也亦何不可之有

採蓮曲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紅粧水底明風飄香

袂空中舉

賦也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按

樂錄章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時白客遊會稽即以鏡湖

之事言之謂若耶溪之房則有採蓮之女笑隔荷花與人共

語日照紅粧而明於水底風飄香袖而舉於空中艷冶之態

與景色相鮮明也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兩兩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承上言景中之人殊為可愛溪上遊冶之少年騎駿馬傍垂楊而行樂者見此採蓮之女為之踟躕而不去徒爾斷腸復何益哉

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

比也狂風喻當時之反側者也古月喻舊都也竊美盜竊而侮弄之也章華臺楚王子圍所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之在唐南郡華容縣楚舊都地也北落星名甘氏星經云北落

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晋王濬為益州刺史作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艣開四門出其上皆得見其往来以濬為龍驤將軍率巴東將軍唐彬等下巴蜀以伐吳虎旗者画虎於旗也○按樂府遺聲征伐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白則以當時之事言之謂夫悖亂之臣騷擾舊都亦若狂風之吹乎占月也竊發於蠻荊之地弄兵於章華之臺於是朝廷命將出師恭行天討北落明星動其光彩上則有以應乎天心矣南征猛將勢若雲雷仗劒而可以斬鯨鯢也然澤國之戰須用舟師則樓船高駕見者快覩有如王濬下三蜀而伐吳揚兵張旗順流而東也江中白浪状如銀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

三為嬰孩羌笛橫吹阿彈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劒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玉帳者將帥之所居即幕府也唐天文志羽林曰天軍天將軍一星出羽林西南河魁九星為文曲與天將軍相近吳張遼為孫權將多有功號紫髯將軍漢文帝時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及至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有頃上至使〻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令開門〻士請天子按轡徐行至中軍成禮而去天子嘆曰此真將軍矣向者棘門灞上軍兒戲耳羌笛者雙笛也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橫吹胡樂也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晉桓伊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曲尤盡巧妙阿彈迴亦胡笳曲名也凱

樂也獻凱者王師捷而獻馘奏樂以燕樂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〻師漢宣帝畫中興功臣於麒麟閣霍光等凡十一人○承上言王師伐叛為將帥者居幕府之中任司命之責紫髯如戟武冠峨〻如亞夫之軍細柳揖天子而不拜軍令嚴而國威壯真將軍也豈若棘門灞上如兒戲乎軍中羌笛之橫吹則有回彈迴之胡笳奏落梅之妙曲將軍舞劍志欲吞胡壯士呼聲震動天地敵愾功成而奏凱於天子天子嘉其功則當畫像於麒麟閣之上策勳書名以昭不朽此我唐命將靖難著中興之偉績也○按此詩以首句為比如大雅綿之篇以綿〻瓜瓞一句為比也

君道曲 舊說太白自注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令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

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

賦也太君者天子也書曰帝德廣運后君也軒后軒轅也詩云予王之爪牙疏云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其身也常先太山稽黄帝之将相也小白齊桓公也夷吾管仲也劉蜀先主劉備也葛諸葛亮也○此白為君道曲也言君道如天無物不覆運行之廣無所不至然人君所以能成此治功者由得人以自輔也故雖軒轅之聖而亦資乎爪牙之力有常先焉有太山稽焉為之将相同德協力随所任用如心之使臂左之右之無不順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則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劉先主之遇孔明則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自古明君須得賢臣以成至治未有孤立於上而能澤被當時名流於後世者也

土校可成墻積德為厚地

校者以木為闌也詩大雅綿注云築墻者捊聚㨨土盛之以蘽而投于板中校所以束板者也註云捊擊鼓也㨨聚土也

蘽土籠也積德者言人君之修德也地猶基也○此則取喻之意言人君致治由於得人亦猶居室之築墻者以木為闌載之以板而投土于中築之薨薨方可以成墻也然須厚地以為之基是猶人君用人致治亦須積德以為之本也蓋修身為取人之則未有不能正已而能用人者也

結客少年塲行

曹子建結客少年塲報怨洛北邙樂府遺聲二十四曲有結客少年塲鮑照結客少年塲行蓋亦因子建之詩而演之也樂府遺聲亦本於此

紫燕黃金瞳啾々搖綠鬃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淩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賦也紫燕馬名劉邵趙都賦云良馬則飛兎紫燕吳越春秋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召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願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林槁折墜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珠袍錦帶刺客之服飾也吳鴻劍名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鉤者重賞之有善為鉤者作二鉤以獻王名吳鴻扈稽盖用其二子之名以名鉤也劍首必鉤故曰鉤雄風々之勁者宋玉曰此大王之雄風也○樂府遊俠二十四

曲有結客少年場行白因其題而為之詩意謂燕之良馬而耀黃金之雙矑昂首長鳴振其綠鬃平明之時而乘此馬結客於少年之場驅馳於洛城之東以意氣而相期託死生而無間也年富力強精於劍術雖古之白猿公亦所不及着珠袍以耀體曳錦帶以飄揚挹萬夫之勇挾吳鴻之劍雄風凛凛生於肘腋之間甚可畏也

記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秦舞陽刺客也史記燕太子丹質於秦秦遇之無禮歸欲報秦養刺客荊軻秦舞陽以刺秦二人入秦秦王陛戟而見舞陽大恐面若死灰軻刺秦王不中與舞陽俱被殺○言少年

結客凡所交者皆劇孟之徒也放浪於長安之中買醉於新豐之市杯酒交歡傾倒肺腑如有睚眦以相仇者則必懷刃以相向雖於都市輳集之地無所避也氣壓荆軻不畏易水之寒縱使白虹貫日而直前之勇不可回也為燕丹而圖秦事竟不就身死秦宮舞陽乃死灰之人耳安可與之共成功哉是則徒勇者適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固無益於成敗也結客少年可不知所擇邪○按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行白亦有結客少年詩比而誠之則明遠有辭氣論刺白則豪放踴躍才過於鮑而精神態度則劣矣唐之所以不及於晉也

古朗月行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〻白兎擣藥成問言誰與餐

比也小時言為小兒之時也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又云仙人吳剛斫桂樹每斫輒合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搗藥○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有明月篇及明月子亦曰朗月行此白為朗月行之辭也謂我少小之時不識天上之月呼為白玉盤云疑似之間殊無定見又疑為瑤臺之鏡飛上青雲之端也意謂二者之猜必有一端之實不然何其潔白光輝而又團圓若此乎但見月中仙人垂其兩足之桂樹叢生又作團團之狀白兎搗藥夜無停杵設使藥成誰與餐乎此則形容月之形體也

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

圓影月滿之時也大明者日月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乃命羿射落九日日中九烏皆死陰精月也蟾蜍蝕月見一卷古風二首下○言月之形體本自圓滿光明蟾蜍蝕之虧其圓影則大明之著象於夜者又殘缺而弗完矣夫日月一也天無二日則萬物免於焦枯陰陽始合於和平安得如羿者射落九日使天人皆躋於清安邪日不可虧月亦不可虧也蟾蜍食月陰精淪惑此天道之大變人心之不忍者何足以觀之乎惟悽愴而内傷將摧折乎心肝徒增戚戚之憂而已○按此詩舊說以為貴妃蔽惑玄宗而致天下之亂意或然也否則何為憂愁悽愴若是其誠且切乎圓影夜殘蓋惜其晚年之昏而政出多門故覩九烏之落而懸一日之尊庶幾運乾綱而獨斷

也卒為所惑以起亂階誠亦不足觀矣舊注所謂淫亂召禍言之恥也故不足觀以見白有憂憤傷時之意〻亦得之一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賦也燕南壯士高漸離也吳門豪專諸子也筑狀似琴而無絃以竹擊之史記秦滅燕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隱於宋擊筑而歌聞者無不流涕客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此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始皇不中始皇誅之史世家吳公子光與王僚爭國光伏甲於窟室中而招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中以進食推匕首刺王僚

公子光代立是為吳王闔廬以專諸為卿泰山言至重也鴻毛言至輕也漢書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〇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内有結襪子一曲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白用其意而敷演之謂古人感恩以死相報如燕之高漸離置鉛於筑中吳之專諸子隱刃於炙魚身為刺客志在輕生感君之恩許君以死命〻雖重若泰山慷慨一擲輕若鴻毛畧無顧惜之意也所以然者恩重於吾身也非舍生則不足以為報矣結襪子之曲言古之遊俠者有如此夫

上之回

回即回中地名也漢志在安定高平栝地志云秦回中宫在岐州雍縣漢武帝元封四年因至雍遂通道回中

因敎遊幸其歌云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梁
簡文爲上之回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過桂宮桂宮漢武
帝望仙之所有竹宮桂宮是上之回乃古曲之名武帝
樂府所定之辭也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
也呉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
宣帝之業也梁曰道已言東昏失道魏師起樊鄧也北
齊曰殄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
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疎寵不
及桃李傷春風

賦也離宮者天子遊幸之別宮非正朝會之所也西都賦云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閣道複道也爲飛閣通道以往來者也

行月〻流行也桃李前頳色也○此白為上之回曲泛言漢武之遊幸也西都離宮三十六所樓臺高聳上通于天閣道淩虛如步行月宮中美人望幸而不得者遇烟景而愁思恩疎寵薄容顏易老如桃李之態春風花落色衰春已老矣復何所望哉

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金輿天子之車也天子曰萬乘黃道者日之所行日君象也人君動法於日故所行之道曰黃道細柳在長安西北甘泉在馮翊雲陽縣西北八十里回中說見題下○二言漢武之遊幸此言其淫樂之意無窮而鸞輿遠至於回中也萬乘從行如日中天旗旐央〻飄颻彩虹前軍出於細柳之北後軍

擁於甘泉之東皆拱護乎宮中而聽一人之指揮也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渭川老呂望也莊子黄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遇牧馬童子問途而及治道童子云治天下猶牧馬也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周穆王乘八駿之馬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瑤池之上視日之所入處○承上言漢武帝恣於遊幸而不思經國之大道也夫治天下者不遺乎衆善昔者文王曾師於尚父今也寧問渭川之老乎黄帝曾詢於牧童今也寧邀襄野之童乎簡賢棄禮惟事浪遊但慕瑤池之宴而馳心於神仙之境不若歸而求之於朝廷宮壼之間自有無窮之樂矣必留連於遐方而從事於荒唐乎○說者以當時明皇好神仙白此詩亦有為而發也意或得之

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

賦也黃龍府契丹地名唐書四夷志室韋者契丹別種東胡之北盖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西域傳天山冬夏常雪一曰白山一曰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也三丈甚言其多也遠行謂戍邊也○按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有獨不見曲白以戍者室家言之言乘白馬而遠行者誰之子歟乃戍黃龍之邊塞者邊塞天山雪有三丈之深乃苦寒之地腥羶之區豈宜使吾中國衣冠之良民遠戍之乎

春蕙忽秋草莎鷄鳴西池風摧寒椶響月入霜閨悲

蕙香草也莎鷄促織也椶一名椶櫚○此言戍者之室家獨

處感時物而傷悲也春而忽秋草變虫鳴風動寒椋月入悪
閨室家之念征夫者淒然而傷悲矣

憶與君別年種梔齊蛾眉梔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齊眉之長約四五尺梔初長也百餘尺則梔長大矣落成枯枝梔又老矣終然者自始至終之辭猶言畢竟也獨不見者嘆其夫獨不得見之也○此言其離別之久也別時種梔之已長矣既花而落梔又枯矣時更物變成者在外而終不得以相見使我流淚而悲傷亦徒自知其苦而已矣是則獨不見者所以致其怨思也

白紵詞

白紵詞即子夜歌舞者之曲也古詞云白紵白質如輕

雲色似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在吳為白紵在晉為子夜然白紵止一曲子夜則有四曲又以子夜為四時歌也白紵歌又有白紵舞紵産吳地故吳人以為歌舞云始則田野之作乃大樂氏采之故遂續於樂府梁武帝令沈約輩更制其辭而用於朝廷之燕

饗矣其音清入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歌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

賦也發皓齒歌也歌而啓齒而見其白也子建詩云誰為發皓齒佳人見前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長袖拂面舞也呂氏春秋韓子曰長袖善舞西京賦云奮長袖

之[illegible]纚音徙註云舉貌○此白為白紵詞也言舞者揚其清
歌啓其皓齒歌揚勸見皎然而白此聲色之美者抑何人歟
乃延年所謂北方佳人絕世而獨立者也又如宋玉所謂東
鄰之子楚國之美麗者也歌白紵之詞而停綠水之曲綠水
雖為妙辭不若白紵之尤妙也彼皓齒者既歌載舞長袖拂
面飄然為君而輕舉也歌聲舞態兩極其盛矣

寒雲夜捲霜海空朔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
落歌吹濛

館娃宮吳王為西施而作也在今蘇州府西二十四里靈岩
山琴臺響屧廊西施洞皆在焉濛者濛濛然而紛雜也○此
承白紵為吳歌而言寒雲夜收霜海空矣胡風吹鴈度遠塞
矣夜寒而風高如此玉顏滿堂宴樂未央館娃日晚歌吹濛

濛然而相紛襍也吳歌吳舞其樂何如○按此詞白舊本有三曲前四句皆佳後四句詞弱意散抑且淺俗決非白之作也乃好事者擬之選者擇之不精而未及删去耳然其音節輕清豈亦晚唐之習歟

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

賦也胡鴈者胡地之鴈也燕山在今京城之北順天府界委羽山名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注云在北極之陰故不見日也關鴈門關也在代州鴈門縣說文云岱山高峻鴈飛不敢越惟有一缺門鴈来往向缺中過人號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提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

兩々相隨口中銜蘆一枝鷹見而畏之南飛者來賓之時

○按樂府遺聲鳥獸二十四曲內有鴈鳴行白謂胡鴈之[illegible]辭乎燕山將以南翔其始也發於委羽度於鴈門乃至燕山而又南矣度關避鷹一皆銜蘆以自衛向南而飛散落於洲渚之間連行接翼往而復還々而又北矣隨日南北皆秋來而春歸也

客居煙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

客居者言其來賓如客之寓居於他方也矰矢也鄭康成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說文云繳生絲也蓋繫絲於矢以射也戰國策更嬴與魏王處於廡下有鴈孤飛東向更嬴虛發而鴈下王曰射何至此乎更嬴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

悲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彈似弓以竹為弦用丸而不用矢○言胡地之鴈來賓於南而寓於湘吳之間凌霜觸雪毛體已枯憔悴甚矣見矰繳而驚呼聞虛弦而欲墜其畏死愛生之情尤可悲也有仁心者必不忍於相殘君今更欲加之以彈射亦獨何哉○按此詩說者以為白遭難避禍而作觀其辭意似亦相類然其時亦不可考矣大抵風人之辭多哀怨不必一一以求其實也必求其事以實之恐失之鑿矣

李詩選註卷之二終